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十四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前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上

諱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也昭帝崩昌邑王無道大臣霍光等定策立之元平元年六月即皇帝位

詔封功臣

霍光歸政不許

敘容禮霍光

霍光不明理

黃霸用寬和

議孝武廟樂

官帝

本始元年戊申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敘容禮下之已甚相傳

無垢曰觀其宿衛忠正勤勞王家其始非不兢兢也然昧學術而不明進退存亡之理徒見功大位崇而不能去權遠勢遂使

八鑑二十四

親族封爵者根據連於內外常恐權之不專勢之不固其慮深矣所以為計則非也班固見其任漢室之寄以為師保而遂比之周公阿衡蓋論患難之時廢立之事也而功業之所成疑若相似其持節義未敢擬於日磾又況周公阿衡乎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相傳

二年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皆曰如詔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



黃霸 獄中 受尚 書

霍光 妻殺 許后

匈奴 虛弱

廣漢 發姦

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本紀夏侯勝黃霸既久繫

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

遂授之繫再更文講論不怠本傳三年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上矢人切

作姦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顯謂衍曰婦人

免乳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為皇后

矣衍即擣附子齋入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

皇后有頃遂加煩滿崩本傳多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

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

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

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其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

產什五匈奴大虛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

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匈奴傳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

笮上音項下音同鉅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顏師古說受吏民投書使相

告許居謂切面許相斥曰許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匈奴降者

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其備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

宣帝

明皆知其能之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

漢傳

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上古侯切下曰鉤切也晉以得事情閭里銖兩

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

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他歷切挑也伏房六切京

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四年春立霍光女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

漢傳

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舉羊茹切賞賜官屬以千萬

漢傳

計與許后時縣絕矣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

漢傳

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

漢傳

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有所諱令三輔太

漢傳

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釋夏侯勝黃霸以勝

夏侯
勝質
正朴守

太后
素服
報勝

于定
國民
不冤

霍光
薨

魏相
請損
霍氏
權

魏相
請去
副封

厲精
為治

重二
千石

吏良
致中
興

皇帝

為諫大夫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樸四角也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地節元年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顰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國傳定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三月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璫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

蓋三四

三

李

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出魏帝與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艱古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差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廬到切來廬代切謂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

立顛
為太
子賢
致仕

疏廣
言太
子宜
親英
俊

魏相
謝不
及疏
廣之
上疏

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出城 夏立子顛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恚曰此乃民間時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
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丞相韋賢老病乞骸骨賜
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戴曰公孫弘年六七十方急急求仕而韋賢以丞相致仕為漢
之首大抵漢之士大夫延頸受戮者有之其引身以退者蓋鮮
矣如二疏之去天下為之感泣此漢世之所絕無而僅有也若
東漢尚節義如嚴子陵之為者故天下隱逸多則不足以為貴
西漢人急於仕進難於恬退故賢之事為可嘉爾

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
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伯讀霸以為太子少
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

八益三四

四

傳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
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
器重出疏廣本傳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

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
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出望霍氏傳

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收其印綬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
代之出光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

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
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

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
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

宣帝

路溫
等請
上德
緩刑

置廷
尉平

鄭昌
請定
律令

積善
有慶

任人
不若
任法

宣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
生絕者不可復屬之欲切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毆與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
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囚人之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
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鞅丁貫切練即旬切謂蓋奏當之成當
其罪謂處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
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
善其言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寢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
廷史與郡鞠獄推窮也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
囚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魚譏切時上常幸
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王
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

鑑三十四

五

三

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
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無垢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溫舒之謂也宣帝之初銳意於治
溫舒建言大抵尚德緩刑又精曆數天文預以為戒可謂敦厚
君子矣發祥流慶自子及孫皆至牧守嗚呼監哉

林曰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後世任法而不任人世之議治道以
為後世之治所以不及於古者實在於此然任人而不任法以
之處他事則可以之治刑獄則不可且以刑獄而任人必如舜
之臯陶周之蘇公而後民可以無憾也臯陶蘇公不可常有則
斯民生死之命豈可聽庸人之決而無法以一人乎夫律令之
明條章之具使罪應其法法應其情而姦吏猶且為之輕重上
下以肆其弊况捨法以任之則其禍及無辜不可勝救矣宣帝
聞溫舒緩刑之言而置廷尉平四人以職請讞此仁君之用心
也鄭昌謂不若刪定律令則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
其本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此誠得後世任法之意

霍氏
謀廢
天子

徐生
知霍
氏必
亡

憚霍
光若
刺背

霍光
不學
無術

霍光
專政
取禍

宣帝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哭自怨謀廢天子事
發覺雲山自殺顯禹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
后霍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
必侮上海上者逆道也不戮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
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主人者見其龜直突施及切當作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
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救之得息
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聽客言不
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邪焦即消切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卿使福說行則
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
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遷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
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
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
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光后

鑑三四

六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
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阿衡伊
阿倚衡平言天子所倚羣下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
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黜顯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
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
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
毅知民疾苦而光又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
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
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雖然官鄉使孝宣專以祿
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
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
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醞釀切醞釀
造酒也言宣帝不早防開霍氏致令貫盈昔鬪椒作亂於楚莊
宗族誅夷是醞釀浸漬而成其邪謀也

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

孝宣少恩

論孝宣負功臣

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笑切無復有活而噍食也青州俗乎無子遺為無噍類

東萊評曰國家外患內憂無世無之必屬之將相周之時大勳未集則授鉞尚父孺子稚弱則託國周公及功成事遂賞以酬勞封於齊魯四履廣袤幾同邦畿其子孫與王室相終是以萬世慕用焉漢室以智力得天下不師古始乘利逐便以就功名有二大失雖僥倖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誅韓信逐霍光之謂也韓信虜魏降燕平趙破齊禽夏說斬龍且圍項羽於垓下戰必勝攻必取漢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之功蒯徹武涉說誘萬端而心猶金石可謂盡忠於漢矣海內甫定高祖乃詐信而誅焉霍光擁孝昭廢昌邑接宣帝於側微而立之顓國政者二十年議鹽鐵罷推酤以休息海內漢之不亡光之力為多其間經燕王上官之變光獨無邪心堂堂乎社稷之臣也而其死肉未及寒宣帝族之使無炊火焉嗟夫高帝非信則漢之為漢未可知宣帝非光則不至於此二帝不念報功乃厚誣其與叛臣

八鑑三十四

六七

梁

謀逆及陰妻邪謀夷滅之不旋踵於義誠有所負矣若國家無事則已一旦有外患內憂不免屬之將相常人之情豈不慮禍則亦何所不至哉是以自時厥後受遺託孤者多以光為鑒謂威震主者不蓄初則利闇弱以為姦謂功蓋天下者不賞小則養寇大則叛逆竊國莽操是已然則漢室一再亡國皆兩事所致也何獨漢之莽操而已世之亡家敗國相隨屬者鮮不由此鄭儼之立幼主劉宗楚客之立殤帝重茂皆利闇弱者也彭樂不殺宇文泰李寶不擒田承嗣皆養寇者也故曰漢室有二大失雖僥倖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嗚呼齊魯之所以事周周之所以待齊魯負君臣之盛軌哉後世可不念茲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瀕音頻又音瀕音涯也岸也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

朱邑治行第一

龔遂治勃海

宣帝

龔遂
便宜
從事

賣劍
買牛

廣漢
死百
姓追
思

蕭望
之上
疏

翁歸
治郡
高第

馮奉
世使
西域

帝

中耳黃音黃積水日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

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張戀切車傳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

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鉏林魚切

或作鋤鉤古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

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

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

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

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

皆有畜積獄訟止息和傳

元康元年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蠶氣見

事風生蠶與峰同言鋒銳之氣顯師古說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

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

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

鑑三四

八

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北

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

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和傳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下彭城

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

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美隕

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和傳東海太守

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

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

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

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

名譽於朝廷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

萬年初立慕虐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

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

呼屠徵與旁國莎素和切西域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攻劫

奉世 域西 韓增 所舉 得人

立皇 右

詔除 酷吏

魏相 諫伐 匈奴

宣帝

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也春秋傳歎如忘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象通作像馬龍上其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必麻切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此傳二年春上欲立張婕妤為右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后無寵希得進見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

六鑑三十四

九

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析先的切分也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傳張戀切厨謂飲食傳謂舍稱尺孕切而過其意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切上芳問也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

魏相
好觀
故事

丙吉
不伐
善

試望
之臨
民

封侯
報舊
恩

安世
謹慎
周密

皇帝

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常惠
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魏相及魏相好
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鼂錯董仲舒等言奏請施行之相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
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傳丙吉為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
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
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丙吉傳帝以蕭望之經明
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
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
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經工衡切也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望之傳上心忌
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爾書望之傳謹備盜賊敞於是條奏賀居處

鑑三十四

十

勇

著其廢亡之效曰故昌邑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其天資喜
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詔與朕有舊恩者皆封侯丙吉為博陽侯臨當封病上憂其
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
甚非其疾死也後病果愈張安世自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
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
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
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
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
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
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世傳皇太
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

二疏
去官

二疏
不立
產業

黃霸
稱神
明

黃霸
治為
天下第一

翁歸
廉平

玄成
辭爵

宣帝

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亮切陳設也送者車數百兩力漾切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

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布內切不念子孫

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音盈但教子孫怠惰盲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廣傳穎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神書音尤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

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

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奸人去

八鑑三十四

十一

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

丞老病龍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

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有詔復歸穎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上令有司求高祖功

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

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不應召丞相史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

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

章玄成高節

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主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上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往亦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義渠姓也

考異曰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

元康元年冬趙廣漢坐要斬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

鑑三四

十二

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四年八月求高祖功臣子孫皆復其家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張敞
諫斥
遠方
士

王褒
希夷
同意

張敞
繼趙
廣漢

王吉
上疏

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煩耳而
聽已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
屈伸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响許于切嘘音虛出氣也眇然絕俗
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
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
幾可興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王褒傳

林曰宣帝頗好神仙而王褒獻頌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而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聖主既得賢臣則
休嘉自至此與司馬相如大人賦異矣本朝宰相宋琪問陳希
夷以修養之道陳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擬如白日昇天何
益於治聖主龍顏秀異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
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觀希夷之
論則王褒之頌誠得夫神仙之意矣

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略耳

鑑三十五

二

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張敞傳上頗脩飾宮室車服
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欲治之主
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
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
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
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
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
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又漢家列侯
尚公主則夫屈於婦上下僭差人人自制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
驁與傲同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任如鶴切保也以父外家
任為郎故曰任子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
儉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安國至羌中召
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諸降羌怨怒劫略小種

宣帝

趙充國自薦

充國先計後戰

從充國計

不煩兵下羗

宣帝

背畔安國以騎三千屯備羗為虜所擊失亡甚眾還至今居以聞
 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
 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
 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詣金城度河引兵上至落
 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
 四望陜中陜音狹山稍而夾水曰陜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
 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上使弔切備充國堅
 守捕得生口言羗豪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
 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口堅切罕羌开羌皆西羌別種漢破滅之及劫略者解散虜
 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
 太守卒武賢奏以七月分兵擊罕开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
 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乃置先零先擊罕开釋有罪誅
 無辜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

八十一 鑑三五

三

鄧

不三二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
 矣壘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
 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
 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燔符衣罕切熱也
 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充國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爾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
 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充國子使客諫令
 出兵充國歎曰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
 舉卒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上才數切沮羗金城湟
 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
 請糴百萬斛糴亭歷切而穀也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

充國
上屯
田奏

帝王
之兵
以全
取勝

充國
上留
田便
宜十
二事

魏相
自言
不習
兵事

高

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稟上居者有切乾芻也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晦省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可決孰計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其切復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八

鑑三十五

四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邀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尹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致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已降并斬首級溺河湟饑餓死者四萬有餘定計遺脫與前輩黃羝都黎切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留且子閭切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揚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前輩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

上禮
義

自責
解昆
弟訟
田

黃霸
治郡
賜爵

延年
酷烈
棄市

延年
母賢
智

五單
于自
亂

自帝

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李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且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欽然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音延壽傳

鑑三十五

六

集郡國潁川尤多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真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執肅利切說文擊殺鳥也酷烈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輶傳五鳳元年匈奴屠耆單于使右奧韃王与烏藉都尉屯東方備呼韓邪單于其後呼揭王畔自立為呼揭單于揭丘例切匈奴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

望之
諫伐
匈奴

延壽
死百
姓流
涕

望之
倨慢
丙吉

孝宣
中興
丙魏
有聲
黃霸
為相
不及
治郡

耿壽
昌請
立常
平倉

宣帝

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延壽傳

八鑑三十五

七

上書告揮怨望為詿惡言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

三年春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辱哉 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鵲而色青出苑中顏師古說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相

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人常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采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采以利農賈讀穀貴時減賈而采也平切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食

常平法自李悝始

楊惲失位自娛

楊惲報孫會宗書

楊惲大逆要斬

論宣帝刑之失

五日京兆

宣帝

林曰壽昌常平之法蓋出於李悝悝為魏文侯作平糶之法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餘四百石中熟三下熟百大熟則糶三而舍一中熟糶二下熟糶一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雖遇水旱飢饉糶不貴而人不散行之魏而國以富強自井田之法壞而實利可以及民者惟悝之法為得之壽昌常平之議實出於此而後世莫之能廢有以也已

夏四月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發退當闔門惶懼為可矜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曖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也魚步交切炙切酒後耳熱仰天拊缶上方武切拍也下方方久切瓦器也擊之以節歌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蕪穢夫切荒蕪無微夫切惡穢種一項且落而為其音其且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惲本傳

鑑三十五

八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朔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絮及居人餘二切姓也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

張敞
亡命
功思
天子
敞

張敞
到郡
盜賊
屏迹

太子
諫用
刑制
漢制
霸王
霸

論王
霸王
霸

論元
帝非
用儒

宣帝

便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
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枹風无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
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
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
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枉法誅之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
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皇太子柔仁好儒
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
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胡切
也亂視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
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
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

鑑三十五

九

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
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
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
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
之乎繆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
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如則閭於治躬
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
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東萊評曰孝元諫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乃歎曰亂我家
者太子也後世因此皆以漢室之衰為失於用儒予獨以為不
然且自武帝始用宦者為尚書宰相齟齬備員而已元帝踐祚
雖貢薛韋康迭為宰相然不過諷諭人主躬儉論議宗廟禮文
而已其政事無大小一委洪恭石顯自決恭顯自宣帝時典樞
機明習文法為人內深賊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殺蕭望之誅
賈捐之迫張猛自盡繫劉向黜周堪徙鄭洪刑京房於市貽陳

元帝持刑太深論儒道

用玄成太子

匈奴欵應請朝望之議禮未當苟悅之

匈奴冠帶渭橋拜迎

宣帝

咸朱雲為城旦退馮野王按驗陳湯甘延壽等由是公卿畏之重足而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然則亂天下者洪顯也豈貢薛韋康哉若以為相必深責之不過全軀固位不敢失洪顯之意其罪固有輕重也由是言之元帝之過政以任文法吏持刑太深耳未嘗委儒生任德教也

南軒曰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虞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淮陽憲王好濫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二年冬十二月

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

八鑑三五

八十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匈奴傳 苟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号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二月遣歸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董忠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音備前後三万四

圖畫
思股
肱

詔諸
儒講
五經

論漢
儒經
學

王賀
孫女
生成
帝

于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如傳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國傳趙充國傳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本吳曰漢興諸儒所傳之經學往往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聚訟紛紛初不顧至當之理而惟一時之所尚以為去取漢自武帝以來言易者本施孟言書者本歐陽言春秋者本公羊而宣帝之時復以諸儒講論同異之故使蕭望之評奏其議而帝自臨決遂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者豈聖人之經學惟一家獨得其傳哉蓋梁丘之易所以立者由其筮得任章之反故宣帝信重之也大小夏侯之書所以立者由勝之所

鑑三十五

八十一

受者太后建之所傳者太子故也穀梁之春秋所以立者由衛太子好之宣帝以韋賢夏侯勝之言而立之也推其所立者出於一時之私意此五經之學至于今莫有定說焉
帝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王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見於丙殿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常置左右

黃龍元年二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綜子宋切讀若總核夏華切讀若覈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胡戒切有盛為自

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信曠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毅宗周宣矣 太子即皇帝位

考異曰

宣帝

神爵二年五月趙充國奏罷屯兵秋羌斬先零猶非楊玉首降宣
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
楊玉降今從傳

置都護自鄭吉始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
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

三年八月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
五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十五斛也

五鳳二年楊惲戴長樂皆免為庶人宣紀十二月楊惲坐前為光
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
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
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
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或長樂亦以其
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
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猶
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
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

甘露元年張敞免為庶人數月拜冀州刺史荀紀載於五鳳二年
因楊惲事並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為京兆尹八年
免敞傳云為京兆九歲免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前漢紀

孝元皇帝

諱奭宣帝太子也黃龍元年十月宣帝崩太子即位

初元元年癸酉春正月辛丑葬孝宣帝于杜陵 三月立皇后王氏

封后父禁為陽平侯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

貧民貲不滿千錢賦貸種食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

樂府貢省苑馬以振困乏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

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

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

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殿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

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

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

十筭齊如字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李斐曰齊國舊有三

十筭齊如字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殿馬食

鑑三十六

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顏師古曰填

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

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

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取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

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

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上古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二分去二擇

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廢馬

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

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

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

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傳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

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

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

省苑賜貧民

虛已問政事

貢禹奏請崇節儉

責貢禹

元帝

元成
恭儉
結人
心

四心
同心
匡正

望之
疾恭
顯

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李曰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既亡而復興者元帝恭儉之功楚懷王無罪而亡人猶憐之故楚士復興相與亡秦有如元成恭儉罪不及民王氏一旦掩神器而取之此民心之所哀而天道之所傷也既亡復興不亦宜乎不然武宣之於民病矣加以元成得罪於民則高帝文景之澤泯矣漢官威儀豈真足以係民心矣乎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巳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西域傳

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鄉讀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皇帝即位多疾以

鑑二六

二

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古委切詭違忤恨睚眦上五懈切下

貌輒被以危法亦與史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

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五故切望

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後恭顯令鄭朋華龍告望之等

華胡化謀罷退許史狀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 夏四月丁巳立皇子驚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

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

帝

恭顯
等側
目望
之

朱雲
勸望
之自
裁

遣使
祠望
之家

元帝
容邪
臣

論望
之不
當勇
於死

元帝

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上欲以周堪劉更生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
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知望之
素高節不詘辱上曲勿切詘責挫辱之也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
悔過復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
非頗屈望之於牢獄上郎刀切塞其怏怏心志不滿也則聖朝無
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
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
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
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
雲曰游趣和藥來日讀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直禁切鴆鳥
飲之立死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
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卻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

鑑三十一

三

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巡擊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朔望之
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
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
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
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
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戴曰小人之害君子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
其所忌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
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於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故君子不
幸而至此當守死以俟命不當勇決以自殘非愛死而貪生也
從容就義死於君命而不死於小人之術所以保全善類愛養
國體破小人之姦謀而嚴於死生之際如此也人莫難於一死
而處死有道善乎公冉務之言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此
可謂善處死之道矣

論姦
臣心
正術不

賈捐
之珠
伐珠
厓

詔罷
珠厓

通經
者復

元帝

西山衍義曰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
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恭顯觀之彼
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
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
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
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為忠為善其益可勝
既邪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亦無所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
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
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泣涕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
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離
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為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且佳切儋耳郡在海中洲上水由切
相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上即
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
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余專切駱越之人駱音洛
賈誼曾孫

鑑三二六

四

西甌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顯顯獨居一海之中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願遂棄珠厓專
用恤閩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
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
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
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
便處之不欲勿彊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
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五年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
馬上莫葛切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
官不假田官蓋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負以廣學者令民有
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夏六月長信少
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

用之及禹傳

薛廣
德諫
射獵

薛廣
德諫
乘船

劉向
上書
言石
顯

石顯
惡劉
向
夏寒
日青
無光

元帝

永光元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

德上書曰竊見閔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鐘擊也

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力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秋上酎祭宗廟

出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且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武粉切以血汗車輪陛下

不得入朝矣上不說先啟光祿大夫張猛進曰黷與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邪乃從橋並出廣德傳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

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齊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

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韶時昭切而鳳凰來儀今賢不肖

渾散白里不分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

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

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故易有否泰上皮鄙切卦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

鑑三十六

五

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

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古諂字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

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

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

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以陛下明知

誠深思天地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

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

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

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

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斤切疾之意

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

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

諸葛豐前毀譽後

論元帝賞罰不明

石顯諧賈捐之

匡衡上疏

元帝

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豐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暴揚難驗之罪朕怜豐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

卷三十一

六

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更工衡切償也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髡苦昆切去髮也鉗其炎切以鐵束頸也捐之傳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二年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錯千故切置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夫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

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禘子鳩切精氣感祥盪太浪切動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

荀悅論赦

君子不言利

石顯張猛

匡衡請正家

元帝

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淑善也然後大化可成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湯滌穢流湯徒莽切滌徒歷切徙也除也與民更始時執然也後世承業襲衣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煩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三年復益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除其賦也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林曰天下之務禮可廢樂可墜兵可銷刑可減至於利源一啓則滔天之流萬世而不可塞武帝征伐匈奴桑洪羊以益鐵佐國用其後霍光問賢良民所疾苦而益鐵之議起雖能中輟於一時之閒而自此復之之後遂為國家莫大之用此興利之臣

八鑑三十六

八七

君子所以賤之也

四年徵周堪張猛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禁元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章玄成之議也禮記

志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

上意又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

衡上疏曰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竊恨國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

位正家適讀而天下定矣本傳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

於館陶分為屯氏上徒渾切河名在魏郡館陶隋河東北大海廣

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徒

清河靈縣在而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上半年幸虎圈闢獸圈求遠切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

馮使
行當
熊

京房
以易
道士
身

任賢
必治
任不
亂

京房
指論
石顯

京房
上考
功法

元帝

上殿左右皆驚走馮使行直前使音接幸也行音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格古陌也上問其故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

二年東郡京房孝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是時石頭顛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齋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

八鑑三二六

八

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墮霜不殺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京房本傳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純切也聽我藐藐美角切不入也孝元之謂矣

初京房對上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且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向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

京房
下獄
棄市

論姦
邪難
去

小人
如城
狐社
鼠

石顯
陷陳
咸朱
雲

石顯
薦貢
禹以
自明

元帝

臣得通籍秦昔切通殿中為奏事以防壅蔽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鹿盧谷切五鹿姓也風俗通云衛邑晉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去月餘三上封事竟徵下獄弃市房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重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育之疾藥之不能達傳咽之癭近而不能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眾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垢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於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八鑑三六

九

三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泄漏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琰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訕讒切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與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顯本傳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核夏革切實如然後

姦邪
緣飾

甘延壽
陳湯
支郵

史丹
解太子

以昭王
賜單于

召父

元帝

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西山衍義曰臣按顯之此舉又以聞已過而拚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三年冬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支郵之曰匈奴單于始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乘勝驕嫚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支單于威名遠聞其人剽悍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討區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奏矯制狀前至支城四面推鹵楯上郎古切字或以木下食尹切字通作盾

鑑三十六

十

鹵大盾也盾所並入土城中斬單于首

四年傳首至京師 中山哀王竟薨上感念不能自止太子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乃解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所勸切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河南太守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徼工堯切倖也通作僥 帝內嘉延壽湯功

劉向
訟甘
延壽
陳湯
功

延壽
湯封
侯

史丹
伏青
蒲定
太子

元帝
善音
樂好
儒

匡衡
上疏

元帝

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 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死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疆大於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莎素和切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本傳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上數稱其材上寢疾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天子

鑑三十六

十一

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為嗣 夏帝崩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度大各切被皮義切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相分度窮極幼眇分切也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迭天結也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之風烈應劭曰元成二紀皆班彪所作太子即皇帝位 丞相衡上疏曰臣聞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閔睢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扶問切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持布內切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嚴讀曰儼恪克臨衆之儀也嘉

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右元帝在位十六年壽年四十二

考異曰

初元二年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聞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建昭二年京房言於上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故資政殿學士邵元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

京房棄市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朔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

鑑三十六

十二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